

胡涂使者牽錯綫

糊涂使者牵错线

方紫柔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刚

封面设计：符晓笛

纤细系列

胡涂使者牵错线

纤细系列
胡涂使者牵错线
(台湾)方紫柔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78-1731-0/I · 1691 定价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浪漫情调的时刻吧，如果身边能够再多个“他”的话
“语涵！”同学之中的晓琳注意到一旁发呆的她，立刻热情邀约，“清芬家今天晚上开 PARTY，你有没有空？要不要一块去？”

语涵闻言欣喜万分，兴奋得眼睛一亮，无奈这抹振奋的眼神维持不到五秒钟，便又立刻黯淡下来。

“抱歉……”她勉强一笑，委婉地说：“我晚上还有事，可能没办法去，谢谢你的邀请，不好意思。”
“哦！没关系，那就算了！”晓琳转头，继续和众人热烈讨论，谁也没有再理她。

语涵失落地垂下眼睑，捧着课本，带着万分惆怅的心情踏出教室，离开沉浸在欢乐中的同学们。

街上飘着毛毛细雨，为即将到来的圣诞夜平添了动人的诗意。

一辆白色宾士停在语涵面前，司机老赵连忙走出驾驶座，迅速跑向后座为她打开车门。

“抱歉、抱歉，我来晚了！”他歉声连连地对语涵解释，“出门没多久车子就有点状况，匆匆忙忙赶过来，连伞都忘了准备，小姐没淋到雨吧？有没有等很久？”

“没关系，赵叔，雨又不大，而且我只等一下下而已。”语涵钻入后座，笑着安抚他。

“那可不行啊！”老赵惊叫了一声，做了个万万不可的表情，他回到驾驶座，关好车门边启动引擎，声色均是认真的，“小姐，你的时间可是非常宝贵，禁不起一点浪

胡涂使者牵错线

费的。陈太太交代过我你今天下课以后的行程，这会儿我先送你去士林彭先生家样品屋拍摄现场接阿妹的班，晚上八点还得赶去台视六、七棚找王导播，十点我再接你回公司剪接室帮秦先生的忙，如果时间允许，你可以帮他操三机学作效果，顺便再帮忙跑跑带子，整理场记表和工作单……”

老赵背书似的说了一大串，语涵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她呆呆地望着车窗外晶光璀灿、变幻不停的景象，心里最关心的是同学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大家为一年一度的平安夜所精心安排的节目，是否正一个个精采而充实地展开？她失神地想着，耳边逐渐浮现起一些声音，那是傍晚下课时，同学们窃窃私语的对话，她听见她们在说——

“晓琳，你真是的，怎么会去邀她呢？热脸贴冷屁股，她怎么可能会有空嘛！”

“对呀！人家是什么身分、什么地位？哪有时间陪我们玩这些无聊的游戏？”

“你们有没有看到最近报纸都登好大，她家的传播事业就快发展到海外去了，她父母亲几乎都在国外开发、奔走，根本很少回来，台湾这边的天下，自然得靠他们唯一的女儿打理罗！”

“怪不得她每天都这么忙，还有宾士轿车接送，有钱人家的继承人，毕了业就是大老板耶！我看她不用念下去都可以，多好！”

“人各有命！她跟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没得比的！”

“可是，我倒觉得她相对的也失去很多，像今天，她
糊涂使者牵错线

就不能跟我们一起去看，说起来其实也满可怜的。”

语涵心里其实是想去的，她多想和她们一样去看一场，正如最后一个同学所说，她牺牲的何尝不是所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她失去的何尝不是青春年华该享有的自我？

夜幕已然低垂，入夜时分的耶诞景致更加璀璨动人，满街亮眼的橱窗陈设，一株接一株的圣诞树，上面披挂着各式各样的灯饰，正闪烁着数不清的七彩光点，像挂满了发亮的钻石，像洒上了会发光的珍珠，在这片黑色浪潮里明明灭灭、若隐若现，好美啊！

“赵叔。”语涵低喊一声，疲累而无力地轻问道：“我今天可不可以……不去？”

“不去？不去哪里？”老赵不解地回问。

“不去现场，不去电视台，不去剪接室，哪儿都不去，消失一个晚上！”

“什么?!”这可吓坏老赵了，他剩大了眼睛，失声惊问，“小姐，你说什么？”

“算了！我也知道不可能！”语涵摊摊手，自嘲一笑，“当我没说吧。对不起，赵叔。”

“怎么了，好好的怎么突然冒出这种话?!真是吓我一跳。”

“没什么啦！只是突然觉得好累好累……”她遥望远处，由哀轻叹着，“只是这样而已……”

“很累啊？那就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嘛！到了我再叫你。”

“我们家都没有摆圣诞树……”她望着满街布置得晶

胡涂使者牵错线

光璀璨的圣诞树，不觉黯然神伤而满心不平，“公司没有，家里也没有，前年没有，去年没有，今年当然更不会有……”

“没办法，陈太太不兴那套洋人玩意儿！”

“陈太太，又是陈太太！为什么这个家什么都要听她的？”

“当然要听她的罗！老爷和夫人长年在海外，顾不到这里，顾不到小姐，自然得找一个能干又信得过的人来管理这个家啊！”

“可是她那个人又古板、又守旧、又固执、又刻板，待人处事不知变通，不懂人情世故……”语涵难以忍受地直言，只恨自己拙于言词，形容得还不够贴切，“跟她讲话很累、很难沟通的。”

“哈哈！没那么糟糕吧，你把她说成了一个没法接近的老顽固了。”

“她就是老顽固！”她气极地闷闷强调。

“不会吧！你对她的成见也太深了。也许有时候她盯你盯得太紧，管你管得太严格，不过你要明白，她之所以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你好啊！”老赵语重心长地劝着她，

“你想想着，老爷没有儿子，就你这么个女儿，偌大的家业将来该指望谁？他们都希望你现在就可以从基层学起，然后慢慢进入状况，这样一来，等你念完大学毕了业，很快就能够独当一面、撑起公司，然后为老爷和夫人多分担一点，这样不是很好吗？”

“可是我毕竟还在念书啊！我的能力有限，我很累根

胡涂使者牵错线

晨，有人知道吗？”

“我知道，相信陈太太也知道的。不过你放心啦，这阵子可能是因为老爷的得力助手浩文少爷随老爷出国的关系，所以你觉得特别辛苦不顺遂，可是这些都是暂时的现象，等浩文少爷回来，一切情况都会好转的。”

“是吗？”语涵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耸耸肩。

尽管如此严冬带着细雨，街上手牵手两相依偎的青年男女仍旧不轻易放弃这难得的一年一度的狂欢机会。语涵钦羡地遥望车窗外的景物，不自觉暗自祈祷，如果车子在这个时候抛锚了，如果此时此刻可以下车去走一走，即使只有一下下也好，即使只有一下下也好……

“糟糕！”老赵突然发出一声惊呼，跟着马上打方向灯将车子慢慢靠边停下。

“怎么了？赵叔。”

“车子出毛病了，我得赶紧下车看看。”说完，老赵立刻下车。

天啊！莫非老天爷听到了她的祈祷？语涵兴奋万分地连忙跟下车，满心雀跃地先舒展筋骨，跟着解放似地深吸了一口气，冷冽的寒风及冰冷的雨丝飘洒在身上，寒意着实迫人。

她下意识打了个寒颤，关心地问老赵，“赵叔，下雨耶！你又没有带伞，要修多久阿？”

“天啊！你跑出来干什么？”老赵惊呼，连忙惟赶她，“快快快！快回车里去，这天很冷的雨更淋不得，万一感冒了还得了啊？”

胡涂使者牵错线

***** 纤

105

*****列

※※※※

语涵猛然惊跳，心中顿时掠过阵阵悸动，眼前这骑士长得真好看，浓黑的眉毛，晶亮有神的双眼，俊逸的脸庞，以及深思地盯着她看的神韵……不错，他正一脸怔惑的盯着自己看呢！这也难怪，她这举动确实非常唐突。

“呃……”被看得好难为情，语涵试着解释，“拿着嘛，你的机车还不知道要修多久，可是你身上的带子，恐怕不能陪你一起淋雨。”

骑士再一怔，看向身后微湿的帆布袋，再望向眼前清秀可爱的女孩子，此刻她正腼腆羞涩地对他微笑，那微笑是其挚诚恳带着鼓励，没有半点恶意，他有感于心，释怀地收起原本的防备之心，大方地伸出手接过那件雨衣，并对她和善一笑，“谢谢你，小姐。”

他笑了！笑容好温柔，而且他的声音好亲切，很好听。

“不客气！”语涵也笑开了，她为对方愿意接受她的好意而高兴。

“那你呢？”骑士问道，满心关怀，“你有伞吗？”

“没关系，我有坐车……”她指向老赵修理轿车之处对他解释，“我们的车子也抛锚了，跟你一样，所以才会在这里停下来。”

“哦，是吗？真巧。”骑士点点头，顺手用衣袖拭去带子上的雨珠，好奇地问她，“你也是做传播的吗？不然怎么会认得这 BETACAM？”

“我还在念书，文化戏剧系！”

“难怪！”他又笑了，笑容是如此帅气潇洒，“不过

胡涂使者牵错线

你不简单哦！还在念书就懂 BETACAM，我以前念书的时候，还没机会接触到这些实务呢！”

“我其实是……”她是该接触不到的，况且她根本称不上懂，只能说一知半解而已。想到这里，她就深觉难为情的连忙转移话题，“你还没收工吗？这种日子还要工作啊？今天是圣诞夜耶！”

“早就习惯了，做我们这行的，早就无所谓过节不过节，真要忙起来，有时间睡觉就偷笑了，还过什么圣诞夜。”他深思一笑，神色诚恳而毫无怨怼，声音始终是那么诚挚而温和，“你几时听过逢年过节电视节目就休息不播的？其实严格说起来，任何行业都是一样的，总是会碰上非常时期加非常状况，所以永远会有人牺牲自我假期，依然守在工作岗位上努力打拼。”

语涵闻言，暗笑自己前一刻还幼稚的在为无法拥有圣诞夜而怨天怪地，但是眼前这番话，如同一番中肯人理的开导，令她浑身都舒坦起来。

“谢谢！”她由衷感激，“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他回以微笑，正想开口时，却被向他们追喊而来的老赵给打断了。

“小姐……”老赵向他们俩跑来，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不行啊！那车子的毛病不是我修得好的，你再耽搁下去会来不及的，我马上帮你叫计程车，很快，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好。”说完他又急匆匆地跑向街边拦车去了。

骑士把一切看在眼里，了然于心地对语涵说：“你忙

吧！不耽误你了，谢谢你的雨衣。”

语涵心头一紧，深感万分失落，她其实很想跟他再多说几句话的，无奈老赵已扯着嗓门在向她催促。

“车来了！小姐，快……”

她不舍地再对骑士望去，只见他把滑下肩膀的帆布袋往肩上一甩，她这才注意到袋子右下角位置锈着潇洒的两行字——意境传播纪少风

纪少风？是他的名字吗？语涵在心中暗自猜想。不知道自己几时上了计程车，更看不见赵叔为她关上车门并对她挥手说再见，她只是依恋地多望了骑士几眼。

骑士目送着车子溅起街上无数水花渐行渐远，直到它消失在雨雾之中。

他拆开了那件临时雨衣，缓缓披上，感觉到一阵微微的悸动自心底升起。

对纪少风而言，这不仅是一件可以遮风挡雨的应急雨衣，更代表一个女孩的关怀之心，为这寒意深重的那暗夜，平添暖意……

语涵匆匆赶到公司的拍片现场。

她确实来晚了，晚班早就开拍，现场忙成一团，她想中途接手，又更觉繁复而困难重重了。

“导演，小涵来了！”

“小涵，今天来晚罗！”

“对不起，车子在半路上抛锚，耽误了一点时间。”

胡涂使者牵错线

“OK! 小敏，把板交给小涵打，你去帮阿铭的忙。”

小涵，上次你做过的，打板记表，没忘记吧？”

“呃……没有，导演。”说没有其实是逞强，像她这样时间不定的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能记得住才有鬼咧。

一旁工作人员看到语涵所受的特殊待遇，不禁不平地窃窃私语起来。

“奇怪，导演怎么没生气？他不是最恨人家迟到的吗？”

“你真逊！人家是老板的女儿，有免死金牌的。”

“可是她什么都不会耶！导演大概忘记了，上次她把场记表记得乱七八糟的，剪接的时候才在那气得大发雷霆的……”

拍了一个钟头之后，导演终于忍不住对语涵开口了，看得出来，他是极力的在压抑自己的火爆脾气。

“小涵，上次不是才跟你说过的吗？你的镜号要照我的拍摄顺序写，不然我们剪接的时候会很累，小敏都没跟你说吗？”说完他便大吼一声，“小敏！”

“不是、不是……”语涵连忙力阻导演发脾气骂人，“小敏她都有教我，是我自己学得慢，对不起！”

“算了！下次记清楚，别再写错了。”

“好。”语涵怯声应允，深觉压力好大。

“现场 OK! 请读秒！”

“等一下！板呢？”导演又吼了一声，声量之大颇骇人的，“怎么没有打板？”

全场停滞，现场所有眼光，全都集中到语涵身上，语

胡涂使者牵错线

涵吓得六神无主，只有硬着头皮怯声开口，“对不起，这个镜头我不会打……”

“怎么不会打？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跳一个吗？”

“呃……我不知道什么是跳一个……”

现场再次陷入沉默，尽管现场所有人有再多的嘲笑和不耐烦，却只会放在心里，顾忌语涵的身分，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反应轻易表现出来。

“算了、算了！”导演压下了火气，忍耐地说：“这个镜头不打了，录！”

还有比这更难堪的吗？语涵羞红了脸，恨不得眼前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躲藏。

朱，顏即處金身李普則，碧雲普謝，花叶發聲嬌口良

“我知道！大家都在心里笑我笨！”语涵受挫地蜷缩在床上，对着满床的熊宝宝倾吐满心怨气和委屈，“没错啊！我是笨嘛，笨得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可是我需要人家教嘛！在现场，每次我到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已经开拍了，大家都那么忙，我去的时间又不一定，老是跟这个学一点、跟那个学一点的，从来没有人愿意清楚的教我所有的专有名词，谁知道什么是 INSTER？什么是 DIS-SOLVE？什么是 Dolly？什么是连拍？什么又是跳一个？哼！出了问题就只会在心里嘲笑我、看我笑话，学到最后就像我现在这副四不像的德行！像什么？像一个一无是处的小丑！”

语涵满腹委屈，抱怨连连，跟着使出她惯用的对话方

胡涂使者牵错线

式抱起其中一只北极熊，正色地质问自己。

“小涵，你不喜欢这种学习方式，可以直接去向陈太太反应啊！”

“陈太太哪会理我啊！”她无奈的回答北极熊，“雅白，你不知道，陈太太自负又顽固，她永远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其实她懂什么呢，她只会像应声虫一样把我爸爸的交代填鸭式的塞给我，从来不试着了解我心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

叩叩叩！敲门声规律地传来，说曹操曹操就到呢！

“小姐，是我，陈太太。我可以进来吗？”

唉！语涵在心里暗叹，痛苦地应了门，“请进！”

房门被轻轻打开，梳着发髻，戴着老气金边眼镜，永远严肃正经、不苟言笑的陈太太缓步走到语涵床前，她那双眼睛冷漠又不带感情的扫视满床的熊玩偶一眼，眉心立刻不满地蹙起，惯性地，她清清喉咙轻咳两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声色肃然地对语涵说：“小姐，你又在玩这些无聊的玩具？要知道，你的身分可不比一般人，你肩负家业继承的重责大任，怎么可以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呢？”

又来了！唉！语涵在心里重重叹气，为免她继续口沫横飞的罗唆下去，只得马上说：“对不起！我收起来不玩就是了。”她起身慢慢把熊实宝一只只归位放好，一边懒洋洋地问道：“陈太太是来交代我明天下课之后的行程吗？”

“是的！”她习惯性地再次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跟着

胡涂使者牵错线